

## 緬懷敬愛的陳定信院長

很傷心失去陳院長這位學術和人生的導師，上星期，乍聽這個消息，簡直不能置信。彷彿還在昨日，與院長一起參加我們B型肝炎的月會，聽他諄諄替參與計畫的年輕學子傳授智慧和經驗，我也收穫良多。只是再也沒想到，院長的音容，竟已成絕響。

您是陳院長的入室高足，我的科學之路，也受惠院長良多，算是院長的私淑弟子。最早是在1979年，那時剛考上台大，有次和同學一起到他的親戚家準備考試，這位親戚是台大醫師，當時到美國進修，房子借給同學住。我看到滿屋子的醫學原文書，不禁肅然起敬，這是第一次聽到陳定信的名字。後來知道，院長那時是到美國NIH進修。

之後，我也到美國唸書，1993年回到中研院生醫所。當時學的是癌症免疫學，DNA疫苗技術剛發展出來，我非常有興趣，思考要用這個新的疫苗技術，開展一個研究課題。拜訪陳教授請益，他建議我用HBV當主題，這是我和HBV結緣的開始，一直到現在。爾後逐漸深入這個領域，發現動物模式是HBV免疫研究的一個瓶頸。因此，花了許多時間，建立或引進了好幾個HBV動物模式，其中最困難的是人肝小鼠(human liver chimeric mice)。建立這個動物模式，技術上有很大的挑戰，費用又昂貴。剛開始，人肝細胞移植後，整批老鼠都死掉，10-20萬經費就泡湯了，越做越心虛。非常感謝陳院長和您當時主持的基因體國家型計劃，忍受我每年沒什麼進度的進度報告。幸好最後還是完成了這個動物模式的建立，沒有辜負院長的期待。



院長在醫學學術上的成就，是台灣學術界的泰山北斗，那是不言自明了。他也樹立了醫師科學家的典範，影響了好幾代的台灣科學家。最難能的是，他參與領導了台灣HBV疫苗計畫，拯救了所有台灣的年輕世代，免於國病「肝癌」的威脅。上醫醫國，其斯之謂與？

以此緬懷敬愛的陳定信院長。

秘華